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眾美初臨晚芳園

話說卜濱去後，家人來報：「孟府、蔣府、董府、掌府、呂府諸位小姐到了。」寶雲帶著妹子彩雲、錦雲、紫雲、香雲、素雲、綠雲連忙迎出，只見孟蘭芝、孟華芝、孟芸芝、孟芳芝、孟瓊芝、孟瑤芝、孟紫芝、孟玉芝、蔣春輝、蔣秋輝、蔣星輝、蔣月輝、蔣素輝、蔣麗輝、董寶鈿、董翠鈿、董珠鈿、董花鈿、董青鈿、掌紅珠、掌乘珠、掌驪珠、掌浦珠，呂堯莫、呂祥莫、呂瑞莫一齊進來，大家見禮。因成氏夫人偶患頭暈，懶於見客。於是都在廳房坐下。紫芝道：「前在公主府內，也是我們姊妹三三三三先會面；今日不期而遇，又是如此。據我看來：只怕還是籤上『前三三後三三』的餘波哩。」玉芝道：「前日在那裡彈琴、下棋、馬弔、投壺、花湖、湖、狀元籌、升官圖，很夠頑了，偏偏公主又要聯韻。及至輪到妹子，又是險韻，想了許多句子，再也壓不穩，那時心裡一急，把點飲食存在心裡，虧得吃了許多普洱茶，這才好了，前日還虧堯莫、堯春二位姊姊同公主彈琴，才免了許多詩。今日寶雲姊姊務要想個好玩的，若再教我搜索枯腸，那真坑死人了。」

只見家人拿著許多名帖進來，原來是紅文館所住的唐閩臣、林婉如、洛紅葉、廉錦楓、黎紅薇、盧紫萱、枝蘭音、陰若花、田鳳翹、秦小春、顏紫綃、宋良箴、余麗蓉、司徒嫵兒、林書香、陽墨香、崔小鶯、蔡蘭芳、譚蕙芳、葉瓊芳、褚月芳、燕紫瓊、張鳳雛、姜麗樓、易紫菱、薛蘅香、姚芷馨、魏紫櫻、尹紅萸、章蘭英、邵紅英、戴瓊英、田秀英、錢玉英、田舜英、井堯春、左融春、廖熙春、鄴芳春、鄺錦春、鄒婉春、陶秀春、潘麗音、施豔春、柳瑞春、緇瑤釵四六位才女到了。寶雲方才迎接進內，接著史幽探、哀萃芳、紀沉魚、言錦心、謝文錦、師蘭言、陳淑媛、白麗娟、國瑞徵、周慶覃、米蘭芬、寶耕煙、印巧文、祝題花、鍾繡田、蘇亞蘭、花再芳、宰銀蟾、宰玉蟾、閔蘭蓀、畢全貞二一位才女也都到了。大家見禮，都命丫鬟到成氏夫人眼前請安道謝。

寶雲把眾人讓到花園，走了幾層庭院，眾人嘖嘖贊美。進了凝翠館隨便散坐。茶罷，略敘寒溫；又上了兩道杏酪冰燕湯之類。寶雲道：「家父今早本在家恭候，原想見見諸位姊姊，因部裡兩三次來請，立等議事，只好去了。」孟蘭芝道：「聞得妹子叔叔說，連日因劍南平定，會議善後事宜，並有遣使敕封外國等事，所以甚忙，大約都要在部裡住幾天才能回來。我們趁此倒好暢聚。我家叔叔因凝翠館寬闊，意欲明日在此奉請諸位姊姊聚聚，少刻備帖過去，務必要求賞光早降。」史幽探道：「妹子們所送贊見，諸位老師都不肯收，已覺抱歉，反要叨擾，更令人不安。既承老師賜飯，我們自當過來，姊姊千萬不可費事。」蘭芝道：「不過便飯，有何費事。」

寶雲命人調擺桌椅，因向眾才女道：「今日是便飯，不過奉請過來大家聚聚，我們就把早飯用了，也好園中各處走走，說說閒話。」說罷，帶著六個妹子上來讓史幽探首坐，幽探連連搖手道：「諸位姊姊：今日在老師府上，非往日可比，可講不得客情。況一同殿試，就是同年，比我年長的，就是我的姊姊，自然該他上坐；比我年幼的，就如我的妹妹，我也不謙，竟自僭他。若必要妹子上坐，那是斷斷不敢遵命。」

畢全貞道：「姊姊不要過謙，若論坐位，自應仍按名次，既不費事，又省彼此推讓。至於序齒，雖有履歷可查，但此中年歲相同的甚多，若再敘起月份日子的先後，那更費事了。」幽探道：「今日難得大家相聚，天時甚早，何妨借此敘敘月份，豈不更妙？」紫芝道：「姊姊要問月份生日，平時閒談，可以問得，若因這個坐位序齒，你想誰肯說比誰大呢？即如我是四歲，他也四歲，他要問我月份，我就說是臘月的；再要問我日子，我就說是三亥時生的。你想這裡同歲甚多，設或都說臘月三亥時生的，難道你還替他分別上四刻、下四刻麼？」

幽探笑道：「這紫芝妹妹倒說的有趣。」因又望著眾人道：「諸位姊姊，且莫講別人，即如我們若論年紀，要算全貞、再芳兩位姊姊長些，我們若是上坐，卻教兩位年長的坐在末席，這如何使得！不但妹子心裡不安。只怕諸位姊姊也覺不安罷。」

畢全貞道：「姊姊：這可論不得年紀！況今日這個坐兒已是久已定就，應該姊姊第一位，誰人敢僭？就是妹子的末席，也是久已定就的。姊姊如不信，問再芳姊姊就知道了。」花再芳道：「正是，我倒忘了，妹子正要告訴諸位姊姊這件奇事：前者部試，我同閩臣、全貞兩位姊姊坐的甚近，一時說說閒話。我說：『今日我們在此相聚，大約到了殿試，我就沒分了。』閩臣姊姊聽了，他暗暗說道：『我要說出來，你們莫怪：將來殿試，你是倒數第二，全貞姊姊是倒數第一。』他說他是第一名。『那第一的名叫史幽探，第二哀萃芳。』當時我都寫下記了。如今看起來，不但名姓相符，連次序也不錯。這不是一件奇事麼？」

眾人都詫異道：「這是怎講？那時榜還未定，倒都曉得？難道閩臣姊姊未卜先知，是位活神仙麼？」紫芝道：「這話真悶死人，不懂是個甚麼講究，這比芸芝姊姊起的課還奇；他不過斷個日子，不像這個連名姓、等第都有了。」寶雲道：「卻是前者殿試，聽見閩臣姊姊奏對，說是因夢命名的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倒要請教姊姊談談。」閩臣道：「提起此話，真也奇怪！前日若非先對再芳、全貞二位姊姊說過，只怕今日平空說起，連大家也不信。此話甚長，諸位姊姊請坐，妹子才好細講。」紫芝道：「好姊姊！你說罷！那裡把腳就站大了！」

閩臣道：「這件異事，卻是妹子因到海外尋親，親目所睹的。今日既要細談，必須起根發由說起，諸位姊姊才明白。當日家父因中後被議，未免灰心，想到海外領略山水之奇，借此消遣。適值家母舅要到外洋販貨，於是一同航海。所有經過崇山峻嶺，以及海外各國，處處上去遊玩。及至貨物賣完，忽然起了風暴，那船隨風逐浪，飄了數日，飄到一座小蓬萊山下。家父因山景甚佳，上去遊玩，誰知竟是一去不歸。」紫芝道：「妹子記得古人書中所載海外各國都是奇奇怪怪，並且長人其長無比，小人其小無對；還有以土為食的，又有以魚皮為衣的：以此看來，飲食衣服，都與我們不同了。既然不同，為何又買我們貨物？不知當初所賣何物？」閩臣道：「貨物甚多，妹子那裡記得。適聞姊姊所說長人、小人之話，我卻想起當日在長人國、小人國曾賣兩件貨物，卻大獲其利：長人國賣的是酒罈，小人國賣的是蠶繭。你道為何帶這兩樣貨物……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